



品鉴金沙的宽窄风情



■袁红兵

人有气质，城市亦然——窄的是实体，宽的是精神。金沙文化渊远流长，成为博大精深的“富矿”。由窄到宽，挖掘文化、创造文化、文化再生产，成都把开掘的成果借助“人文”力量推介给世界，打造出时下城市建树文化，以及抢占城市品牌商业制高点的经典案例。

如今，金沙遗址博物馆在中国为数众多的博物馆中堪称“网红”。当人们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如果只是“蹭热度”游玩不了解它的过去，不知道它在曾经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就无法感触于它的庄严神圣。

金沙遗址，在成都林立的高厦间，并没有令人费力仰视的高度。它不只是需要我们用眼看，还需要我们用心去贴近它的过去，了解它的历史，品读和汲取它所承载的宽广文化。

人与神、地与天、短与长、张与驰……太阳神鸟、黄金面具、玉器、卜甲、金冠带等文物彰显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宽窄的思想蕴涵其间。

“金沙”代表的不仅是一座遗址

金沙遗址博物馆作为一处宽广之地的存在，总有其被发现的可能性。存在的

时间是宽，偶遇的时机则为窄。就金沙遗址的发现时机而言，可谓机不可失，历史铭刻2001年2月8日下午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有房地产公司的挖掘机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堆积沉睡了3000年的泥土被翻了出来，有文物在土中被发现，金沙遗址就此亮相。

从草根到殿堂，最后走向全国，从发现开始至今，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窄窄的十几年，浸润川蜀精神和时尚元素的金沙文化品牌声名鹊起，饮誉全国。金沙文化的魅力让成都人乐在其中，尊享独特的幸福感。

人有气质，城市亦然——窄的是实体，宽的是精神。“金沙”二字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座遗址，它也代表着蜀国这个“国”，乃至现实中成都这座城。遗址文化，不过是以文物为外在物化形态的历史沉积。金沙遗址不断地向21世纪的人们炫耀着自己的灿烂光辉。从“金沙遗址”发掘出土，到“太阳神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再到音乐剧《金沙》唱响全国，唱响世界，“金沙”逐渐成为成都最响亮的历史文化名片之一。

金沙人走过历史时间的宽广维度，以太阳神鸟为标志，也在现实空间的宽延维度上，刻下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长或短、或亮或暗的一些标记。金沙文化渊远流长，成为博大精深的“富矿”。

与自然遗迹不同，人文遗迹的标志是有人的参与，人类的智慧和意识活动参与其中。由窄到宽，挖掘文化、创造文化、文化再生产，成都把开掘的成果借助“人文”力量推介给世界，打造出时下城市建树文化，以及抢占城市品牌商业制高点的经典案例。

从宽到更宽，依托古代的历史遗迹，打造现代人休闲胜地，祖先留下的金沙遗产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世世代代的成都人。我们在开发、保护历史遗迹时，应当尊重古蜀人，尊重遗产，对待历史

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

金沙宜居宜业的“含金量”

以小见大，以窄见宽。幸福感，从窄处来看，不过是微观的个体生活状态的体现，从宽处放眼，则是衡量宏观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来了，就不想走”“最有幸福感的城市”，还有“巴适”“安逸”……这些洋的、土的，官气的、时髦的修饰层叠于成都身上，似乎都不足以完全表达出它的美好。无限宽广的金沙文化培养了这座城市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外地人在金沙总能找到“家”的感觉。这种“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宽延了金沙宜居宜业的“含金量”，也让成都这座城市更进一步地散发着勃勃生机，洋溢着幸福与快乐。

特色街区夜景，在金沙被打造。成都注重金沙、文殊坊等特色街区的美化亮化，实施好“夜景”工程，提升文化氛围。窄中能窥见宽，成都最“生活”的地方，正在于此细节处。住在金沙，既可享受现代都市的繁华时尚，又可体味回归自然的宁静惬意。这，就是金沙品味。金沙内外不分家，核心价值共分享。商业的力量正在全面改变金沙，助推金沙百姓居住档次升级换代。近年来，金沙片区的公交体系因金沙车站的存在而无比便捷地通达，地铁4号线经过此地，立体交通和轨道交通都完善享有。金沙片区在多年发展中还形成了成熟的生活配套，高端餐饮娱乐场所纷纷入驻，加上一街之隔的西单商场、优品道广场等，商业的力量正在全面改变金沙，极大地提升了金沙区域的商业价值，繁华商圈蔚然呈现。一个崭新的商务中心格局正在慢慢形成，这成为支撑金沙片区不断向上的新动力。

无论居住还是创业，金沙当仁不让担负起了引领成都城市潮流的角色。诸多开发商大举进入金沙片区，该区域无论

从规划、交通配套、楼盘品质，还是从人文、自然资源等方面来看，都成为“人居成都”的典范。

如今，金沙享有良好的生态“绿肺”，作为城西的核心，成都最具人文价值的区域，主城区最具发展潜力的板块之一，一直为成都人所熟知。以金沙文化为依托，形成了一个高密度、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化矩阵，全面展现金沙公共文化的福祉，对于提升青羊区乃至成都市城市品质，改善城市生活质量，提升人民幸福指数，建设人民满意城市，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这里是“更成都的天堂”

成都是个适合休闲，适合发呆的都市，而窄处成都一隅的金沙尤其：伴随着成都提出的“把成都建设成为独具人文魅力的世界文化名城”宏伟目标的逐步推进，“金沙韵味”无疑会更为浓厚。

置身于现实“锦城”的生态氛围中，总有关于人生、关于风情等等的乱想，宽延到古蜀国的记忆。历史上，蜀国的尘、锦城的风，刻下了成都风情的原滋原味印迹。自古以来，包括当今金沙文化复兴潮起之时，文人骚客一直彰显着他们文字的力量，成都就这样在他们的臆想中古老与悠久，自然而新潮。这是在成都，尤其是在蜀国金沙生活的妙处，既然在幸福“天



参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黑虎寨碉楼群羌人防御体系宽窄视野



黑虎羌寨碉楼

■汪和今之

到四川阿坝州旅游，除了游览蜚声中外的童话世界的九寨黄龙、攀登四姑娘雪山，到红原草原观赏九曲黄河之外，羌寨碉楼是必须要去的游览地。

两千多年前，在四川的岷江河谷上游出现了惊叹世界的防御体系及文化。羌人选择在有天然防御能力的山川、河谷、山梁，以及建造了有纵深防御的石砌建筑。黑虎寨就是众多防御建筑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寨子。

“依山居止，垒石为室”——建筑防御体系在宽窄中自由腾挪

黑虎寨位于四川阿坝州茂县西北的群山之中。该寨古称“黑猫寨”，据传汉代仅是一支小部落“依山居止，垒石为室”，以狩猎为生。黑虎寨选址于半山脊梁的前端凸地。因地形突出，形貌似同鹰嘴，故也叫鹰嘴寨。

寨子空间中心呈现的多碉楼民居组合，顺着山脊一字排列布局，是寨子周围分布若干零星单体民居的整体空间浓缩。

黑虎河主要居住的是黑虎羌人部落。地形是口窄内宽，即以两河相交的支流处显得狭窄，越往里走，天地开阔起来，那里耕地多起来。当然，也就成了部落中心。标志便是建筑密集一些。亦有明显的聚落构成，但选址都不是河谷的河边，几乎不约而同地都选在一凸出的山梁上。明显，这是一处视听良好、易守难攻的古

典防御选址。

岷江河谷上游自汉唐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从西北陆陆续徙而来大小不等数支羌人部落。他们分别进入岷江上游的一些支流内，并在不同的方言区内生活。黑虎羌主要分布于茂县北，白狗羌分布于理县、黑水一带，白草羌主要分布在北川县白草河流域、罗打鼓羌分布于茂县北，等等。即是有有的一个部落同时生活在不同的相邻支流内。这种分布特点利于凝聚，利于内外发展，尤其利于防御。各主要部落形成的生产生活领域多以分水岭为界，以流域为范围。黑虎寨以黑虎河流域为活动范围，面积133.17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008米，最低海拔1800米。

进入人口不远，天地逐渐开阔，在内部河谷，半山地区出现庄稼地，接近山顶的高半山以上则多数分布涵水良好的森林和牧场。这样的环境，明显又形成一定的小气候，显得独立完整，自成体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进来一派田园牧歌，悠然自得的天外之天之感。因此，物产十分丰富，确为易守难攻，长期据守的天然“王国”。尤其为人为防御设置的开展，创造出有利的地形条件。

依赖自然山川人为构筑的整体防御：进为窄退为宽

近水、近耕地、靠山是羌人选择居住地的一个共同特点，河谷、半山腰、高

羌族防御建筑的理念：视听可达，进可攻，退可守，败可走。防御体系是建筑原始防御策略之宽，进攻是原始防御策略之窄。核心是防御，进攻是其次。

半山往往成为羌人分布较集中的地方。

古羌人整体防御是依赖自然山川的险峻和回旋余地较大的河流域范围。结合自然地形、地貌特征构筑适合防御的各类构筑体。从而形成一条河流域内的整体防御。运用视听可达，进可攻，退可守，败可走的原始防御策略，核心是防御，进攻是其次。这是产生羌族防御建筑的根本。

在黑虎寨，典型碉楼群布置在梁子上，家家有碉楼。黑虎羌寨总共有31座羌碉，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地上，有这么座羌碉，可以想像全寨羌人付出的劳力是多么巨大。长10公里多的黑虎峡谷，两边山地上散布14个大小羌寨，共建有几十座羌碉，仅大寨子就建有24座碉，从大寨子往巴地五坡望去，在不到两公里的地方，直立的羌碉像立在山上的旗杆一样密集壮观，真叫人惊赞

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败可走的

自然环境，哨碉往往在相对高差大的临河谷旁的山上，尤其是山体凸出的山梁上。原则是观察的视野宽且深。既能看到犯敌，同时又能把犯敌的信息及时传送给部落群体。如果中途有山挡住了视觉和听觉，则在山体转折处再设中间传递碉楼，以达到空间信息接力传递链的形成。

哨碉的职能完全以烟火和声响作为主要传送形式，因为所处地形太险峻，犯敌无法攀登进攻，因此，又起到烟墩的作用。烟墩是和碉楼不同的构筑体，是专门燃放烽火报警的构筑，较低矮，顶部利于堆放柴火，多用在官道上。而哨碉顶部堆放烟火，同时又有敲击锣鼓和吹号的作用。

数量是产生质量的基础，明朝以前建碉楼及石砌建房则是质量深化的保证。这自然要追溯到汉代“邛笕”时代，但从量的层面来说，现存碉楼多为明代构建亦可为证。即是说，发展到明代，由于特殊背



屹立于半山脊梁的黑虎羌寨

景，明王朝的威逼、进剿，促使羌族石砌技艺升至更高建筑设计及技术层次。但是它不能离开汉以来的经验与历史文化前期铺垫。正是如此深厚的石砌传统技艺，在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建筑类型、文化片区、功能层次、系统组合，甚至地震设防等等层面的升华。

当然，官逼民反是造成碉楼出现的主要原因，然而，又不能排除民族间、部落间的“打冤家”的械斗等等因素。这同样是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多而奇特的碉式构筑体形成顺理成章的逻辑程序。

古老的羌寨占有很大比重是建在高山山上。川西北羌族居住区域全是平原和高原的过渡山地及高山地带。惟山顶及接近山顶缓坡山地呈现大片牧场及可耕地，天然的海拔高度又提供了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自然，这里成为保存村寨古风最纯的地方。